

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

曾永義
主編

出版
文化出版社
花木蘭

三編 第10冊

袁中道研究

邱美珍 著



古典文學研究輯刊

三 編

曾 永 義 主 編

第 10 冊

袁中道研究

邱 美 珍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袁中道研究／邱美珍 著 — 初版 — 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1〔民100〕

序 2+ 目 2+178 面：19×26 公分

(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編；第 10 冊)

ISBN：978-986-254-552-2 (精裝)

1. (明)袁中道 2. 傳記 3. 學術思想 4. 文學評論

820.8

100015002

ISBN-978-986-254-552-2



古典文學研究輯刊

三編 第十冊

ISBN：978-986-254-552-2

袁中道研究

作者 邱美珍

主編 曾永義

總編輯 杜潔祥

出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行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

電話：02-2923-1455 / 傳真：02-2923-1452

網址 <http://www.huamulan.tw> 信箱 sut81518@ms59.hinet.net

印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初版 2011年9月

定價 三編 30冊 (精裝) 新台幣 48,0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袁中道研究

邱美珍 著

作者簡介

邱美珍，1965年生，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，現任教於弘光科技大學。

提 要

袁中道，字小修，晚明文學流派「公安派」主要成員袁氏三兄弟中之季弟。

晚明以李夢陽、何景明及以王世貞、李攀龍為首之「前、後七子」，主張「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」，造成文壇充斥著一片貴古賤今、復古擬古的論調，更漸次出現「模擬剽竊」、「而失其真」的亂象。其間雖有歸有光、唐順之等「唐宋派」起而抗爭，然不足以矯其流弊。直至「公安派」興起，方能與之抗衡。湖廣公安袁氏三兄弟——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，深受李贄「童心說」及心學、佛禪等影響，詩文創作主張要獨抒性靈，追求韻趣，求真求變。然而，務必矯枉，不惜過正的主張，讓後學者不免流於俚率淺俗，遭受不學無術之譏，最後終被鍾惺、譚元春為首的「竟陵派」取而代之。

歷來研究「公安派」者，主力多半集中在主將袁宏道身上。關於長兄袁宗道固然因為流傳的作品不多，較難獨立研究，但是，袁中道則不然，一來，他的著作是三袁之中最多的，其中保留了許多研究「公安派」的一手資料；而他的日記——《遊居柿錄》，十年的生活紀錄，更是具體了解晚明文人生活的參考資料。二來，袁中道因為生年較晚、年壽較長，是一般所謂「公安派」的修正者，透過他的角度，較能具體掌握晚明文壇文學流派更迭，文學主張轉變的過程，以及影響它演變發展的主客觀因素。是以不論就作品或文學主張而言，全面且深入的研究袁中道，有其必要性與價值，這也是本論文研究重點所在。

自序

本論文的寫作，旨在研究「公安三袁」之季弟袁中道，希望透過對袁中道之著作的掌握與解讀，同時，參考現有研究公安派、晚明小品等相關範疇，已有的研究成果，進而擴大歷來研究者，獨重其修正公安派主張的焦點，釐清袁中道文學主張整體的風貌。並且，對其作品，作一個整體的評介，以突顯其作品的特色與價值。希望藉此研究，在文學史上，重新給予袁中道一個客觀的評價與定位。

一年多來，埋首在袁中道的日記、尺牘、遊記、詩文序等當中，對袁中道彷彿老朋友般的親切與熟悉，夢中甚至時常同遊名山勝水、談禪論學，只是，相同的夢境之中，指導教授也常出現，論文的壓力，使得美夢、惡夢一線間。當然，這篇論文的完成，最要感謝陳萬益老師多方給予指導，開啓了學術研究應有的態度與治學之門徑。並且，提供了袁中道著作海外的重要版本，如《珂雪齋外集》、《新安集》等，增加了本論文的研究參考價值。

同時，也要感謝論文口試委員，鄭邦鎮老師、許建崑老師，分別就八股文與復古派王、李的角度，提供了不同的思考空間，相信有助於日後從事研究時，思想的開展。

一篇論文的完成，直接、間接需要感謝的人，實在不少，感謝家人的支持，研究所同學的相互期勉，同門師妹的鼓勵，還有定華，這段充實而緊張的歲月，我們一同走過。



目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序 | 1 |
| 第一章 緒論 | 1 |
| 第一節 研究動機 | 1 |
| 第二節 研究方法 | 2 |
| 第二章 袁中道的生平及其著作 | 5 |
| 第一節 袁中道的生平 | 5 |
| 第二節 袁中道的著作 | 12 |
| 第三章 袁中道文學主張形成的背景 | 25 |
| 第一節 序論 | 25 |
| 第二節 李卓吾的影響 | 27 |
| 第三節 兄弟師友的影響 | 37 |
| 第四節 爲袁宏道文學主張的辯解與修正 | 45 |
| 第四章 袁中道的文學主張 | 51 |
| 第一節 序論 | 51 |
| 第二節 論「變」與「不變」——袁中道繼承與修正公安的立論點 | 52 |
| 第三節 論「選」與「全」——袁中道創作理念與對作品集刊刻傳世的見解 | 60 |
| 第四節 論「真」與「趣」——袁中道論人評文的觀點 | 69 |
| 第五節 從公安到竟陵——袁中道的修正主張與竟陵派理論的異同 | 77 |
| 第六節 小結 | 89 |
| 第五章 袁中道的作品 | 95 |
| 第一節 明清時代對袁中道詩文的評價 | 95 |
| 第二節 袁中道的詩 | 100 |
| 第三節 袁中道的散文 | 105 |
| 第四節 袁中道的日記——《遊居柿錄》 | 115 |
| 第五節 小結 | 128 |
| 第六章 結論 | 131 |
| 附錄一：袁中道年譜簡表 | 133 |
| 附錄二：袁中道佚文輯 | 143 |
| 參考書目 | 149 |
| 書影 | 159 |

第一章 緒論

第一節 研究動機

往昔讀文學史，對於晚明散文，即一般所謂的晚明小品，尤其是晚明的清言集，特別感興趣，覺得其中包含著特殊的生活美學，很能給現代人枯竭的心靈，注入一股清流。只是所謂的生活美學，過於抽象，同時涵蓋的層面極為廣泛，想要加以釐析並研究，恐非現階段能力可及。經過陳萬益先生的指點，上溯到晚明性靈文學的源頭，即公安派，及代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，而把重心放在袁中道身上。

近年來對公安派的研究，已有一定的成績，但主要集中在研究主將袁宏道其人的思想、文學理論、作品等，對於老大袁宏道及老三袁中道則只立一個章節，略加介紹，但也是僅及於其生平及文學主張的部分，至於他們的思想及作品表現則著墨不多。關於袁宗道，固然因為流傳的作品不多，較難獨立研究，但是，袁中道則不然，一來，他的著作是三袁之中最多的，而且，其中保留了很多研究公安派、研究三袁的一手資料，如他的傳記——〈龔春所公傳〉、〈石浦先生傳〉、〈中郎先生行狀〉是歷來研究三袁先世及袁宗道、袁宏道的重要依據；而他的日記——《遊居柿錄》，十年的生活記載，是具體了解晚明文人士生活的參考資料，就作品而言，袁中道是有研究價值的。二來，袁中道是一般所謂公安派的修正者，是公安派和竟陵派之間，重要的過渡期人物〔註1〕，透過他的角度，應該較能具體地掌握晚明文壇的現象，亦即從擬

〔註1〕最早提出這個見解的是日人、入矢義高。見〈公安から竟陵へ——袁小修を

(復)古派弊端叢生到公安派的興起、盛行和公安派產生末流之弊後竟陵代興，這一文學流派更迭，文學主張轉變的過程，以及影響它演變發展的主客觀因素。所以，就作品價值和文學主張而言，袁中道都有更進一步，全面加以研究的意義。

此外，就文學流派的研究而言，除了大家「點」的研究外，也應旁及輔翼性或次要性的人物，也就是由「點」的研究，擴充到相關諸家「線」的處理，進而由「點」到「線」，匯合諸家的研究成果，發展成爲「面」的研究，如此才能正確掌握整個文學流派的精神與發展面貌。就晚明性靈文學而言，公安與竟陵派之中，「點」的研究，除了多篇關於袁宏道的學位論文外，只有林美秀的《江進之詩學理論與實踐》〔註2〕，柳秀英的《陶望齡文學思想研究》〔註3〕及張瑞華的《鍾惺及其文學批評研究》〔註4〕，所以像袁中道及譚元春等在該派別之中，占有一席之地「點」，也應該加以補上，藉以拓展文學研究的廣度與深度。

關於明代的文學研究，常限於作家的文集取得不易，研究不便，除了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外，一般均以偉文圖書公司影印中圖善本出版的「明代論著叢刊」爲主。近年來，大陸錢伯城，陸續點校出版了三袁的詩文集，對於研究三袁而言，是一大方便。加上海峽兩岸交流以來，較有機會參考比較兩岸思想型態不同下的研究成果，拓展思考的空間。

因此，在研究的意義與研究資料掌握便利的前提下，選擇了袁中道作爲學習研究的對象。

第二節 研究方法

關於袁中道的研究，目前已有的成果，在「著作考」部分，有日人入矢義高的〈公安三袁著作表〉〔註5〕，其中著錄了袁中道傳世的主要著作，而吳

中心として——》，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創立二十五周年紀念論文集》（1942年11月），頁305~330。

〔註2〕 林美秀，《江進之詩學理論與實踐》（高師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77年）。

〔註3〕 柳秀英，《陶望齡文學思想研究》（高師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78年）。

〔註4〕 張瑞華，《鍾惺及其文學批評研究》（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72年）。

〔註5〕 〈公安三袁著作考〉，《支那學》十卷一期，1940年12月，頁167~168。

武雄在入矢義高的基礎下，有《公安派及其著述考》〔註6〕，擴大了入氏的研究範圍。但是，關於袁中道的著作，所能掌握的，只限於中央圖書館館藏的明刊本《珂雪齋近集》、《珂雪齋前集》、《珂雪齋集選》，同時，因為研究的人物較多，無法一一深究，因此關於袁中道著作的全貌，仍存在著許多待解的問題。

至於「文學主張」的部份，應該是目前較有成績之處，也是袁中道研究的重點之一。郭紹虞在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中〔註7〕，論述了袁中道對仲兄袁宏道的辯解與修正公安末流的主張，其後入矢義高的〈公安から竟陵へ——袁小修を中心として——〉〔註8〕，標舉了袁中道介於公安與竟陵派之間的過渡地位。綜合前面的研究成果，陳萬益先生在〈袁小修的修正〉〔註9〕中指出袁中道修正公安派末流的具體主張：一、是在內容上，排除不宜入詩的情景，二、是在形式上，排斥不含蓄的俚語率句。而朱銘漢則認為袁中道修正說的焦點：一是「性情」與「法」並重，二是重含蓄蘊藉及味外之致〔註10〕。此外，一般論及袁中道者，大概不出上述的範疇，因此，袁中道文學主張整體的面貌仍有待探討。

除了著作考與修正主張的部分外，一般研究公安派或袁宏道者，多半附帶提一下袁中道其人，簡單的生平事略。本論文既然名為「袁中道研究」，應當具體掌握他的著作，再配合相關的研究資料，與既有的研究成果，勾勒出袁中道其人的思想與生活面貌，進而釐清他的文學主張與作品風格，並且，在文學史上給他一個客觀的評價。

常見的文學家研究，多半會作「交遊考」，藉人物之間的交遊互動，呈現研究對象文論與作品風格形成的背景。本論文未作的原因，一是因為已有所謂的〈中郎師友考〉〔註11〕，而錢伯城的《袁宏道集箋校》，對於三袁師友的

〔註6〕《公安派及其著述考》（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70年）。

〔註7〕見《中國文學批評史》，第三篇第四章第二節〈公安派〉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8年4月），頁696~699。

〔註8〕出處見第一節，註1。

〔註9〕見《晚明性靈文學思想研究》，第三章第四節（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民國66年），頁130~135。

〔註10〕見《袁中郎之文學批評觀》，第五章第一節〈袁小修的修正說〉（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67年），頁121~130。

〔註11〕見任維焜〈訪秋〉，〈中郎師友考〉，《師大國學叢刊》一卷二期（1931年5月）。

考訂也有很大的成績〔註 12〕，其中和袁中道「交遊考」重疊的人物很多。二來，限於資料，對於中道其他的交遊對象，只能做粗淺的介紹，意義不大。所以，在論文之後，附錄袁中道的年譜簡表，代替交遊考的作用。

「著作」部分，在可能範圍內收集袁中道傳世的明刊本及現代的版本，並加以對照比較，一來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，二來，透過作品集的比較，釐清袁中道刊刻作品的理念，作為文學主張論述的依據之一。在補錢伯城點校《珂雪齋集》不足的前提下，附錄「袁中道佚文輯」。（註 13）

文學主張是袁中道的主要成就之一，在全面閱讀中道作品集，參考相關的論述之後，得出中道主要的文學見解，並且與袁宏道及竟陵派的鍾、譚比較，以突顯袁中道的立場。在論述袁中道的文學主張之前，先釐清他文學主張形成的背景，以作為論述的依據。

至於「作品」部分，則先整理歷代文學評論者、選家的批評，得出一個大概，再按照詩、散文與日記，分項探討，透過主觀的選擇，附上較具代表性的作品，讓作品自然、客觀地呈現它的特色與意義。同時，配合袁中道的文學主張，觀察他的實際創作是否與理論相符。

最後，依據研究的成果，賦予袁中道的文學主張與作品較客觀、全面的評價，相信「袁中道研究」這個「點」的補足，能有助於文學的研究。

〔註 12〕《袁宏道集箋校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 年 7 月）。

〔註 13〕關於錢伯城《珂雪齋集》的大要，詳第二章第二節。錢本是目前使用較方便的本子。至於「輯佚」部分的文章，出處與附錄原因，詳附錄二。

第二章 袁中道的生平及其著作

第一節 袁中道的生平

一、意氣勃勃的早年

袁中道，字小修，號鳧隱居士、酸腐居士、柴紫居士、柞林居士及上生居士。明穆宗隆慶四年（1570）五月七日，生於湖北公安縣長安里，明熹宗天啓六年（1626），卒於南京。與長兄宗道，字伯修（1560～1600），仲兄宏道，字中郎（1568～1610），並有文名，世稱「公安三袁」。

中道早慧，十歲餘，便著〈黃山〉、〈雪〉二賦，五千餘言。最喜歡讀老子，莊周及列禦寇等書〔註1〕。年輕時的他，為人慷慨，帶有俠氣〔註2〕，常以豪傑自命，希望結交天下豪傑。袁宏道曾形容他：

其視妻子之相聚，如鹿豕之與群而不相屬也；其視鄉里小兒，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。〔註3〕

中道不屑與平常人交往，卻常與酒人縱飲狂嘯於江波之上，視金錢如糞土，極為浪蕩〔註4〕，所以也就特別懂得欣賞能飲者，他的作品〈回君傳〉，便將一個凡人眼中的酒鬼，刻劃得生動而感人。〔註5〕

〔註1〕 見《袁宏道集箋校》，卷四〈敘小修詩〉，頁187。

〔註2〕 見《珂集》，附錄二〈柞林紀譚〉，頁1482。（《珂集》，指錢伯城，《珂雪齋集》簡稱，以下皆同）。

〔註3〕 同註1。

〔註4〕 見《珂集》，卷之九〈贈崔二郎遠遊序〉，頁444。

〔註5〕 見《珂集》，卷之十七，頁705～707。

萬曆二十年，兄弟三人與外祖父龔大器、舅父惟學、惟長等在縣城石浦河畔，結南平文學社，互相切磋詩文，探討性靈之學〔註6〕。萬曆二十一年，兄弟三人再度到武昌拜訪李卓吾，中道對於富有英雄豪傑息氣的李氏非常傾倒，李氏也十分賞識中道的文才〔註7〕。萬曆二十三年，因為李卓吾的介紹，中道應中丞梅國楨（字克生）之邀，到山西大同梅氏的幕府作客，漫遊塞上。當時的中道頗負奇氣，捫虱縱譚席間，豪飲論辯，頗得梅克生的欣賞和禮遇，嘆為「真才子也」〔註8〕。中道對梅氏本人亦十分推重，稱他為生平所見「異才」之一〔註9〕。日後並為梅氏立傳，同時和梅的姪兒梅之煥（字長公）亦頗有交情。日後中道回憶這段年輕的歲月時，他說：

是時予方弱冠，意氣勃勃，易視天下事，遭蹶于場屋，益憤發讀古書，而不堪寂寞時，復以遊冶自適，貧病相纏，遂有志無生之學。

〔註10〕

這階段的中道，功名之心急切，自從萬曆十三年中秀才以來，至萬曆二十五年，幾度考舉人皆落選，抑鬱滿懷。袁宏道曾說：

蓋弟既不得志於時，多感慨；又性喜豪華，不安貧窘；愛念光景，不受寂寞。百金到手，頃刻都盡，故嘗貧；而沈湎嬉戲，不知樽節，故嘗病；貧復不任貧，病復不任病，故多愁。〔註11〕

宏道的評語，形容早年的中道，最是確切。而立之年前的中道，自視極高，文才煥發，一方面努力求取功名，一方面卻因功名不順而任情適性，縱酒迷花，狂歌馳馬，極為浪蕩不羈，而這正是他日後修道追悔，引以為戒的所在。〔註12〕

二、思想轉型的中年

袁中道為諸生時，數度跟隨兩兄住京師，兩兄交遊皆為當世之名士，兄

〔註6〕 見《珂集》，卷之十八〈中郎先生行狀〉，頁756。

〔註7〕 關於三袁和李卓吾交往的情形，詳第三章第二節。

〔註8〕 見《珂集》，卷之十七〈梅大中丞傳〉，頁718。

〔註9〕 見《珂雪齋外集》，卷之十三〈師友見聞語〉，中道言「予生平所見奇人，不必一一皆合于道，而實為宇宙間英物。一為李溫陵，鐵心石腸，其機鋒甚峻，猶有巖頭諸老之氣息焉。用世之人二：一為梅客生，一為顧沖菴。梅沉密而顧疏朗，皆異才也。」

〔註10〕 見《珂雪齋外集》，卷之十五〈病中紀事〉。

〔註11〕 同註1，頁188。

〔註12〕 參《珂集》，卷之二十四〈答王章甫〉，頁1048。

弟師友一起講禪談學，加上「泛舟西陵，走馬塞上，窮覽燕、趙、齊、魯、吳、越之地，足跡所至，幾半天下。」〔註13〕在學問思想和視野上均開展得很快。而蒲桃社〔註14〕諸君，如黃輝（字平倩，1554~1612），陶望齡（字周望，1562~1609），江盈科（字進之，1560~1605），蘇惟霖（字雲浦），潘去華（字士藻）等人，皆成爲日後中道在人生旅途上，亦兄亦友，相互扶持，切磋學習的對象。

萬曆二十八年長兄病逝北京，萬曆三十年李卓吾遇害，喪兄的哀痛和京師政治的傾軋〔註15〕，使得袁中道和萌生退隱之心的仲兄在公安柳浪湖上，過著平靜的讀書生活。在公安的這一段時期，兄弟二人和一些方外友人及舉業師王輅（以明）、石首曾可前（字退如，1572~1612）、蘇雲浦及武陵的龍襄（字君超）、龍膺（君御）兄弟、徽州的郝之璽（公琰）等人過從甚密。出遊、靜居、讀書的日子，使得兄弟二人有了自省自反的機會。

萬曆三十一年，中舉人後的中道，在舉業和修道之間，較能取得平衡點，認爲「舉業即淨業也，即菩薩行也」〔註16〕，「與其捨塵勞求淨業，不若即塵勞爲淨業」〔註17〕，只要能將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家族、奴僕，處置得宜，全無失所，便是淨業。這種見解大異於昔日的不屑與凡人爲伍。三十四歲，甫中舉人的袁中道，此時認爲作官未必會妨害修道，「既已見宰官身，不必更學沙門事」〔註18〕在修道與生活之間，他抱持的態度是：

不絕欲亦不縱欲，不去利亦不貪利，不逃名亦不貪名，人情內做出天理來。此理近道學腐套，然實是我輩安身之命處也。〔註19〕

但是修道畢竟不易，中道酒色難戒，他雖然批評當時之學道者，二十歲以前不知有學；二十至四十歲，爲功名、爲詩文，爲應酬，爲好色，爲快活，「其雜用心處何多也？」〔註20〕而自己也不免是其中一分子，屢悟屢疑，屢疑屢悟，這是中年時期中道的思想狀況。

萬曆三十五年，中道應禮部會試，落選後，至河北漁陽蹇理庵太保幕府

〔註13〕 同註1。

〔註14〕 同註6，頁758。或卷之十七〈石浦先生傳〉，頁709。

〔註15〕 詳參第三章第二節。

〔註16〕 《珂集》，卷之二十三〈答陳布政寰〉，頁974。

〔註17〕 同註1。

〔註18〕 同註16，頁975~976。

〔註19〕 《珂集》，卷之二十三〈寄同學〉，頁976。

〔註20〕 同前註，〈答陶石簣〉，頁973。

作客，因居署中，少應酬飲酒，所以「讀書多，著述富，而學道時有透徹者」〔註21〕，在給仲兄的信中，他說：

偶閱陽明，龍、近二溪諸說話，一一如從自己肺腑中流出，方知一向見不親切，所以時起時倒。頓悟本體一切情念，自然如蓮花不著水，馳求不歇而自歇，真慶幸不可言也。〔註22〕

參求既久，中道於性體之見解是：「理則頓悟，事須漸除」〔註23〕，省悔往昔未能修持，誤以放逸為放下，所以自認仍身居儒門的中道，在署中寫下〈心律〉一文〔註24〕，欲借佛家的「十善量力漸持」，此時期的中道，體認到悟後之修，方為真修，不然即是盲修，他認為正如陽明先生所言：

「吾人凡心未了，雖已得悟，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，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。」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。〔註25〕

這種體認又比前幾年的「兼重悟理與修持」之說來得更進一層。大抵中道的思想由早年喜愛老莊之學〔註26〕，行為帶著濃厚的道家狂放色彩，至此時的「儒、釋」雙修〔註27〕，日益沈潛，可說正是具有晚明文人揉雜「儒、釋、道」三教思想的時代特色。

袁中道的文名早著，雖然舉業不順，但卻「聲聞海內」〔註28〕。萬曆三十六年，中道居家數月後，因苦於應酬，所以移居舟中，載著書畫糗糧，蕩漾江湖。欲借名山勝水，滌浣俗腸；名師勝友，銷融學道過程中的疑滯與習氣。從是年到萬曆三十七年，冬春二季，遍遊楚中名勝，後至吳越一帶，四月盡抵達金陵，因喜愛其風景佳麗，刹宇精潔，所以在南京待了數

〔註21〕 《珂集》，卷之二十一〈飲酒說〉，頁906。又萬曆三十五年，中道完成了〈李溫陵傳〉、〈梅大中丞傳〉等重要傳記。見卷之二十三〈報二兄〉，頁994。

〔註22〕 《珂集》，卷之二十三〈寄中郎〉，頁988。

〔註23〕 同前註，〈張雲影〉，頁990。

〔註24〕 今所見《珂集》，卷二十七〈心律〉一文作於萬曆三十八年，但是萬曆三十五年已有初稿。見《珂集》，卷之二十三〈報二兄〉，頁991；〈張雲影〉，頁990。

〔註25〕 《珂集》，卷之二十三〈報二兄〉，頁992。

〔註26〕 袁中道與宏道，陶石簣等一樣，各有關於道家之著述，如宏道著有「廣莊」，陶望齡有「解莊」，中道則有「導莊」七篇，以釋詮道。

〔註27〕 吳調公認為袁宏道把禪宗和淨土宗結合。袁中道則受了明代律宗的影響，把禪宗和律宗結合。見〈論公安派三袁文藝思想之異同〉，《中國古代、近代文學研究》，1986年3月，頁189~197。

〔註28〕 見《啓禎野乘》，卷七〈袁文選傳〉（台北：明文書局，1991年元月），頁5。

月。〔註29〕

這段期間，中道首次會晤了同年鍾惺（字伯敬，1574~1625），並同遊天界〔註30〕。此外，也時常向焦竑請益問學〔註31〕。並且「大會文士三十人於秦淮水閣」〔註32〕，「大會文士四十餘人於羅近溪先生之祠」〔註33〕，可以說生活得非常豐富與適意。《啓禎野乘》中，記載中道這一段生活云：

買一舟名汎鳧，置糗糧其上，書畫數簏，任意行止，彷彿張子同、趙子固之為人，遇佳山水輒舣舟邀其地勝流共登眺、唱和，間出古器、法書、名畫，評賞題跋，而一一籍記其事，因自號曰鳧隱。既遊桃源德山，因放舟下江陵，汎西子湖，凡吳中名流、高衲、歌兒、老嫗無不口小修爲名士，而公亦到處題詠不輟。〔註34〕

舟中讀書，任意東西，與學者名士論學賦詩賞畫，此時期的中道風流倜儻，堪當名士而無愧。

九月，中道一路北上。入京後，居宏道寓。不久遷至極樂寺，與錢謙益，（字受之，1582~1664），賀中冷（函伯）等共同讀書〔註35〕，二十八歲的錢氏和四十歲的中道，日後頗有交情，應是從此時開始。這也是後來錢氏對公安派的批評遠較批評竟陵派來得少的原因之一。

三、山居吏隱的晚年

萬曆三十八年，中道應試又落選，懷抱甚惡，回到公安，移居沙市「金粟園」，以便和仲兄常相聚守〔註36〕。不料，宏道竟於九月六日病逝，對自幼與仲兄形影相隨的中道而言，不啻是個晴天霹靂，悲慟之際，血疾大作，不得不逃於當陽玉泉山中養病，買地結庵，鎮日閱藏習靜，看山聽泉，與無跡和尚相依，有感「兄弟壽命短促，即致身青雲，亦復何用？」〔註37〕惟有「皈依如來，究竟乘理」〔註38〕爲是，棲隱之志甚堅。

〔註29〕參《珂集》，卷之二十三〈寄李參政夢白〉，頁996。

〔註30〕見《珂集》，《遊居柿錄》卷之三，第二十四則，頁1148。

〔註31〕同前註，第三十五則，頁1150；第四十二則，頁1151。

〔註32〕同註30，第三十四則，頁1150。

〔註33〕同註30，第四十三則，頁1152。

〔註34〕同註28，頁4~5。

〔註35〕同註30，第一四一則，頁1176。

〔註36〕同註30，卷之八，第一二四則，頁1299。

〔註37〕《珂集》，卷之二十三〈與長孺〉，頁1007。

〔註38〕同前註，〈答潘景升〉，頁1001。

萬曆四十年三月，父親袁士瑜病逝，同時得知曾可前也下世。接著，六月，好友黃輝也辭世了，中道面對親友一一成爲鬼錄的淒涼景象，世念日益灰冷，皈依淨土之心轉深〔註 39〕。吃齋禮佛，與禪友相伴，這個時期的中道已是佛門子弟。

萬曆四十三年，閏八月，中道再度北上赴京應考。萬曆四十四年，終於考中進士，一放榜「人競指其名相告」〔註 40〕，平生大半精力，都耗費在舉業之上，一旦了結這個「前生業緣」〔註 41〕，心中的舒坦，自是不可言喻。袁中道因名次不前，候館選不得，又不願爲縣令〔註 42〕。所以先告假還鄉，次年上京候選，乞得新安教官一職，從此展開他的仕途生涯。在給錢謙益的信中，提到了自己爲官的心態是：

處非仕非隱間，聊以藏身而玩世。四、五年間，得列郎署，山資既足，便脫身歸矣。〔註 43〕

在給韓求仲的信中也說：

如此世界，陸沉下僚，以官爲隱，亦何不可。〔註 44〕

居官，一方面可說是名根未忘，一方面是爲了經濟問題，而爲官的心態是「意在閒適，不樂仕進」〔註 45〕，中道以官爲隱的心態，正是晚明政治不安之下，部分爲官者共有的傾向。此後，終其一生，中道因喜愛六朝佳麗之地，所以，一直在南京禮部、吏部任職。

四、小 結

綜觀中道一生的交遊，少年時浪遊海內，所與交者，皆一時之豪傑。忘年之交如李卓吾、梅國楨、潘士藻、焦竑等；其次，便是宗道和宗道的友人黃輝、陶望齡等，再其次便是宏道和江盈科、曾可前、雷思霈等。這些人多半是所謂的公安派人物，對於中道的學問思想和文學主張都有影響。晚年則

〔註 39〕《珂集》，卷之二十四〈寄八舅〉，頁 1023。此外，〈答李布政夢白〉，頁 1039 等，當時的尺牘皆表達了這種思想。

〔註 40〕同註 28。

〔註 41〕語出《遊居柿錄》卷之四，第二十三則，頁 1185。

〔註 42〕不願爲縣令，是晚明仕人共有的心態。可參吳智和，〈明代的縣令〉，《明史研究專刊》第一期，大立出版社，1978 年 8 月。

〔註 43〕《珂集》，卷之二十五〈答錢受之〉，頁 1072。

〔註 44〕同前註，〈答韓求仲〉，頁 1067。

〔註 45〕同註 43，〈與四弟五弟〉，頁 1069。